

日本藏中國罕見

地方志

叢刊續編

北京圖書出版社



殷夢霞 選編

日本藏中國罕見

地方志

叢刊續編

第 17 冊

北京圖書出版社



肇慶府志卷三十七

知肇慶府事構李陸

鳌纂修

高明縣舉人區樸瑞分輯

生員陳詩敘攷訂

藝文志十二

記碑十

吳公祠記

一名仰  
湖書院

李義壯

番禺人  
都御史

仰湖書院何仰自湖先生而作也建于學宮之東與崧臺書院並前挹端江後負星嵒明淵秀

水映帶城郭誠高且勝地也歲戊午先生常於  
藩叅鎮撫嶺西誠正格物豈第作人當其時出  
其門者濟濟然咸以成德而達材矣乃余甲子  
再來總制二廣常鎮端州武功旣成乃興文事  
諸士從而執經受業於門者益衆先生廣教樂  
育宛如在嶺西時雖在軍旅倥偬之中未嘗不  
以講學脩德爲急循循然其立人達人之心乎  
無何先生以司馬行諸士自謂不能常侍左右  
相倡醵金同建書院中爲堂三楹象先生以識

仰並後爲自成堂三楹前爲門亦三楹前櫺櫈  
巋然特出榜曰仰湖書院繚以垣墉飭以堵序  
不崇不儉咸秩無缺經始於是年夏四月至秋  
九月而訖工遠近聞者見者罔不感嘆咨嗟咸  
謂文事武備如我先生誠振世之豪傑也一日  
諸士同來問記於予何足以知之盍亦歸而求  
之於堂乎堂曰自成何謂也謂夫人不能持誠  
而欲學也者求必得之以漸至于其成云爾良  
無斯得期亦不得不交於物物有所交焉得不應

卷之二  
己從之從物所牽中無所得則隨時轉移更速  
以爲主客卽於其所當成者亦且不能實謂某  
力而又不得不循其名以相應而誠益遠矣是  
故君子之學先審其幾而求必得之也幾者荷  
動之微也誠與僞之所繇判也誠則慊自慊也  
如芻豢之悅口非人所與也况有過於悅口之  
味而不悅者乎僞則疚自疚也如疾痛之危身  
亦非人所與也况有過於危身之禍而不惡者  
乎善學者亦惟先審乎此已爾 國家以學教

養士建之師儒別之齋署厚之廩餼肆之器業  
可謂備矣先生又揭性命之旨以助學校之所  
不及知所以立誠之源也乎昔予嘗歷端江  
探湘川繇洞庭達彭蠡初若有異觀者今而得  
之始知彼之經數千百里而來合數千百川而  
爲一者有源也比之歷四時亘千載而如一者  
亦有源也不然其涸可立待也其何足以觀哉  
諸士游息於此研幾遡源而求必有益於得則  
誠立明遠所庶伸湖之道雖百世可也大江與

湖同一源也諸士未底于湖請自端江始

與

懷德生祠記

盧

璘

餘姚人

知府

懷德祠者懷二公之德祠以報於無窮也二公之總制兩廣綏來殲逆惠博威流凡厥士民罔不懷報獨於四會乎祠之何也曰公之德所同也民之患所獨也兩廣州邑率有寇患其孰有四會之深且烈哉邑之沿北爲大羅山介於二廣崇巒疊嶂林麓盤鬱綿亘連絡將數百里國初疆理不嚴故諸猺得以巢穴其間負固梗化

窺間出劫自昔如茲匪斯今也正德十四年提督楊公旦奉命討之時憚深入多逋匿焉遺種生生部曲日繁志益以肆扶溪則馮天恩雷鄉則李汝瑞顧水則梁汝忠歐廣海各雄據虎視而四方無賴流浪之徒又從而翼之敷虐於嶺之西嶺之南至於今日極矣而四會爲特甚四鄉抵郭莫不被其殘破居舍焚而葺葺而復焚男婦虜而贖贖而復虜往往多是而屠戮民命掠去財蓄占荒田土亦非可以數計也以至

於國賦虧于之五里減初之半四會蓋安遠  
不能邑矣嘉靖丙辰十山談公以兵部侍郎兼  
都察院都御史至卽欲討之以新恩之警報方  
亟乃先剪滅之曰今得專意於此寇也遂謀諸  
廣東叅政王國禎而委密於肇慶府通判呂天  
恩得其情及可克之狀公曰是寇性黠而勢厚  
道險而窟多非大舉不可且奸民或爲之躋未  
事而形彼將備焉丁巳春乃以赴討倭寇爲說  
徵兵選將各授以哨道爲之期日遣之先後督

發君向吳湖三月十三日鷄初鳴各抵城巢諸  
賊突聞兵至倉卒迎敵不能格遂潰而奔旁岐  
諸隘已各分兵待之無所於逃遂騎首就戮并  
俘獲計功凡二千有奇蓋自總鎮開府以來未  
有此捷也百姓聞之歡聲震天彼此慰賀曰不  
圖乃有今日也諸將飛檄上功而公已報罷去  
印巖王公繼至捕窮搜匿迄三月而班師未盡  
之民皆返其故所誅茅結廬闢草出土骨者漸  
肉離者復會村落城廂蔚然成聚合而言田器

等不遇二公寧有今日遂各捐貲市秋鳩丘繢  
室貧不能助則以力代之前後凡三重每重謫  
五楹肖二公之像于中廳而以參政王君通判  
督君配均事事也共置守戶朝夕灑掃焚香拜  
謁乃扁其祠曰懷德云旣成告諸邑令張文光  
曰是不可無記乃率之詣府請爲記之璘誥之  
曰祠者祀也禮云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自  
三代以來未有改者也二公之功族在祀典百  
歲之後朝廷固有公議在焉汝等乃以私先

爲之何哉民日公議固有在吾等老矣不能俟也吾及吾身吾盡吾心而已亦庸知夫朝議之爲公民情之爲私乎璘聞而義之且吾是役也璘實與於百執事之末知其事實且詳故不揣而爲之記

懷德生祠記

李 藥

郡人  
御史

吾四會鄰於清遠長林深谷延引大羅冥頑聚兇日以滋蔓究而負險出而肆劫繇來久矣而懷集陽山皆其山之所接壤故于三省別立道

以撫以守徒爲虛名而每以滋弊或議以剿匪勢相矛盾往往有偏舉之失而無兼成之功徒致奸謗者利於其間變詐曲護詭辭養亂下有隱情上有遺照而寇益得以肆橫虔劉人民擄子女焚室廬虐害惟吾四會特甚丙辰秋督府十山談公按節郡城民翕然往憩公加意垂恤毅然以爲已任遂屬叅政王公國禎爲之籌策而於府倅呂侯天恩特委重焉傳詢逖慮以協機宜以制緩急賊少懼益固其險則杜奸弊設

間諺豫鄉導圖其山溪之險夷峒巢之淺深徑路之遠近盡得其可克之狀乃處屯守議招撫脩其故事若令自攻以求贖也賊故易視之無恐出其數曾聽撫故縻之陽使取功責其限而復縱之使歸皆謂晏然聽撫而公已奏調日兵及漢達官軍凡若干奉制征之惟時嶺南蒼梧各以山寇得兵合剿計其遠者先遣而嶺南之兵且至矣其督中哨則叅將鍾坤秀以入株漢督左哨則都指揮宋俊以入蔡撫督右哨則

參將朱昇以入顧水監督則僉事鄭公東白繼  
功則副使林公懋舉總餉則郡守盧公璘與邑  
令張侯文光綜理之部運則高明令徐侯純封  
川令周侯校新興令魏侯希賢恩平令陸侯湯  
臣餘若諸路防守百執事皆慎擇其人而公則  
移鎮郡城以便指畫丁巳三月十三日諸哨並  
進遂擣其巢穴復奔投於羅殼山山故險峻又  
徑紓委嘗設危機藏積粟恃以固拒我軍圍匝  
且守且攻竟得批抗擣虛而入元兇授首黨類

罔遺其深入大捷之功誠自昔所未有也方是時公忽以休報代以印巖王公至則飭諸部慎乃事明法申禁毋漏於險遠毋墮於垂成凡以戒期蕩定而尤拳拳然仁以卹民而僉憲經公彥案爲之監督又能宣威布德以襄厥成蓋畫一之規大定之績固有所受矣而震疊幽遐爬剔潛伏卒有賴於廓清之功兇逆旣除境土寧謐戢兵安民猶賴弗擾得非後先媲美者乎是役也不毒民不濫剝且因糧于敵天意順人